

【窗下思潮】

夜与影

□曲树强

我和我的影子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。他是我的镜像，却比我的灵魂更通透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我们便在苍茫的夜色中相遇，他是我唯一的听众，亦是我最贴心的知己。我们漫步在四季的流光里，看他以无形的姿态，在夜晚的苍穹中点染出一片充满哲思的星空。

春夜的风迎面吹来，带着柳芽的清新，带着春草的气息，拂过脸颊。半个月亮悬在天际，影子如墨般铺展在我的脚下，我们并肩行走在茫茫夜色中。

“你看，这夜色多美。”我对影子说。一阵风掠过他的轮廓，他无声地动了动，传来低语：“美是脆弱的，正因为脆弱，才值得珍重。你看那半个月亮，它不圆满，却比满月更动人——残缺本身就是一种圆满。”

我们沿着河堤漫步，忽有细雨飘落。影子在湿润的地面上微微晃动。“春雨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行，每一滴都带着未说尽的眷恋。”影子突然开口，声音如雨滴叩击水面。我停下脚步，他的话让我恍然：原来万物之美，皆生于缺憾与等待之中。

夏夜的记忆总裹着艾草的清香。童年的凉席铺在庭院，老人摇着蒲扇，讲述属于夜晚的传奇故事。影子在墙根下蜷缩成团，仿佛也沉浸在这奇幻的叙事里。

“故事是记忆的琥珀，将瞬间凝固成永恒。”影子轻声道，“但琥珀里的虫豸早已死去，留下的只是它曾经的姿态。”

半夜时分，忽有水鸡的叫声划破长空，凄厉而悠远。奶奶曾说：“半夜水鸡叫，等不到大天明。”果然，天将亮时，细雨淅沥而至。我听着雨声入眠，影子却静静立在床边。

“雨声是时间的催眠曲。”影子在我醒来时说道，“它抹平白昼的褶皱，让一切重新开始。”那些故事、星光与预言，在影子的注解下，显露出命运隐秘的纹路。

秋夜，蟋蟀的歌声从草垛间涌出，如无数银针在编织夜色。我点燃一堆篝火，火光在原野上亮起，照亮少年们奔跑的身影。影子被火光拉长，如一道流动的墨痕。

“丰收是大地写给耕耘者的情书。”影子说。

我望着燃烧的篝火，想起农人弯腰收割的身影。金黄的谷穗垂向大地，如向母亲俯首致谢。秋夜的空旷并非寂寥，而是万物在成熟后的静默。丰收不仅是物质的堆砌，更是生命对时间的馈赠。每一场收获里，都藏着季节流转的沧桑。

少年们仍在奔跑，火星在他们身后绽成流星。影子忽然轻笑：“你看，他们追逐的是熄灭的火焰，却不知自己正成为新的光。”消逝与新生本是一体，正如灰烬之下总有新火在酝酿。

下雪的冬夜，户外亮如白昼。雪花纷纷扬扬，无声地落向大地，世界被染成一张素净的宣纸。我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，影子在雪地上清晰如刻。

“孤独是灵魂的雪原。”影子在雪中喃喃，“但唯有在此，你才能听见自己的回声。”

影子的话让我蓦然领悟：在这寂静背后，正孕育着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，生命的春天又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姗姗向我们走来……

四季轮转，我与影子的对话从未停息。他有时如智者，有时如孩童。我渐渐明白，他并非我的附属，而是另一个我。

如今，每当夜晚来临，我总会走向户外，与他漫步。春夜的细雨、夏夜的星空、秋夜的篝火、冬夜的雪原，都成为我们对话的场景。他让我明白万物皆有灵，残缺即圆满，消逝即新生。

夜色依旧，影子仍在。我们的交谈，将持续至时间的尽头……

【私房记忆】

春野之味

□梁凌

春初发陈，天地俱生。我幼时住在乡下，每至春日，便见母亲提着竹篮出门，归来时篮中便盛满了各色野菜。后来读《诗经》，方知“采采卷耳”“采采芣苢”之句，原是这般情状。想来这采摘春野的习俗，竟已绵延千年，自《诗经》时代便已在田间地头生根发芽。

最先应和这古老习俗的，是那伏地而生的荠菜。这小小的植物，叶如锯齿，花白如米，总是最早感知春意。母亲常在清晨露水未干时去采，说是此时的荠菜最为鲜嫩。她总带着一把小铲，轻轻撬起整株，连根拔起。回家后，将荠菜浸在清水中，一颗颗洗净泥沙，那细小的白根须在水中舒展，宛如老者的银须。母亲常将它与豆腐同煮，作成羹汤——嫩豆腐切成小方块，与荠菜一同下锅，待汤滚时，撒一把葱花，点几滴香油。我每每啜饮，只觉得一股清气从喉头直贯丹田，竟不知是菜之功，抑或是春之力。荠菜亦可作馅，母亲将它与猪肉末拌匀，加姜末、酱油调味，包成饺子，咬破皮时，那碧绿的汁液便溢出来，染了满口的春意。最妙的是荠菜煎饼，将荠菜切碎拌入面糊，在铁锅上摊成薄饼，煎至两面金黄，边缘微焦，咬一口，外脆里嫩，满嘴生香。

这香气还未散尽，田埂那边的蒲公英便已按捺不住，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。乡人唤作“婆婆丁”的它，性子比荠菜要野得多。锯齿状的叶片肆意舒展，金黄的花朵在春风里摇头晃脑，仿佛在向过往的行人炫耀自己的生机。母亲采它时总要费些功夫，因为这家伙总爱和杂草混在一处，非得仔细辨认才能找着。母亲每采回，必先以盐水浸之，去其涩味。她总说，采蒲公英要挑那些未开花的，一旦开花，叶子就老了。洗净的蒲公英叶，母亲有时用蒜泥、醋、香油凉拌，有时与腊肉同炒。我尤爱后者，腊肉的咸香与蒲公英的微苦相得益彰。母亲说，蒲公英全身是宝，花可酿酒，根可入药，叶可食用，是救命草。

当我们把视线从蒲公英身上移开，便会发现田间地头还藏着另一位“救命恩人”——那最不起眼的灰灰菜。

灰灰菜最是贱生。它不像蒲公英那般张扬，也不似荠菜那般含蓄，就那么默默地生长在田埂边、小路旁，甚至石头缝里都能见到它的身影。掐其嫩尖，清炒即可。油锅中一过，那灰绿的叶便化作深碧，入口滑嫩，略带土腥，却是愈嚼愈有滋味。母亲炒灰灰菜时，喜欢加一勺自家酿的豆瓣酱，咸鲜中带着微微的辣，最能下饭。

最令我难忘的还有小蒜。冰雪初融时，它便从冻土中钻出，细如发丝，却有一股冲鼻的辛香。母亲常在雨后去采，说是雨水滋润过的小蒜最为肥嫩。她将小蒜洗净切段，与鸡蛋同炒——鸡蛋打散，下锅炒至半熟，再加入小蒜，翻炒几下即可出锅。那黄绿相间的颜色，分明就是春日的写照。食之则浑身发热，仿佛连骨髓都被春气贯通了。有时母亲也用小米粥煮小蒜，粥将熟时撒入切碎的小蒜，再煮片刻，那粥便有了特殊的香气。

而今我寓居城市，那些与野菜相关的记忆，那些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，那些混合着泥土芬芳的春日气息，已随着时光流逝而渐渐远去。其实细细想来，春野之味，从不在口舌之间，而在于与天地万物的那份默契。当我们俯身采摘时，指尖触碰的不仅是嫩叶，更是大地的脉动；当我们细嚼慢咽时，唇齿间流淌的不仅是清香，更是季节的馈赠。人采野菜时，野菜亦在采人——采人的耐心，采得人对自然的敬畏。正如那些野菜，年复一年，依旧在春风中生长，静候知味之人。

【逆旅拾光】

奔跑的爆米花

□吴建

味蕾上盘桓过的食物，总是特别难忘。譬如，我童年时非常爱吃的爆米花。那时，最开心的事，便是衣袋里兜着爆米花，一边吃，一边和小伙伴满地野玩。

记得儿时的我，一听到村里传来爆米花的巨响，便知道爆米花师傅进村了。打听到爆米花师傅所在的位置，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，边跑边扯着嗓子喊：“娘，爆米花师傅来了，咱家爆米花吗？”母亲对兴致勃勃的我说：“爆米花师傅一来，就知道你的馋劲上来了。”母亲从米缸里舀了一大瓢大米，用箩筛筛去碎米，称了两三斤颗颗珠圆玉润的白花花的大米，放进米袋，递给我。

我兴冲冲地跑到爆米花师傅临时搭起的简陋的帐篷里，只见“黑葫芦”状的炒米机架在一个小锅炉上，炉火熊熊，火舌跳跃着舔着炒米机。师傅左手不断地转动炒米机柄，右手推拉着鼓风机，看到炭火小了些，又连忙放下鼓风机，用小铲去挖黑炭放入炉中，红红的火舌顿时又蹿向炒米机。师傅还不时看看炒米机上的压力表，以掌握火候。大约十分钟光景，压力达到一定数值就要熄火起锅了。只见师傅小心翼翼地把“黑葫芦”从架子上拎下来，拿一个大麻袋套住炒米机的盖口，再顺手抄起一根铁棍撬动机盖。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犹如放炮一般，震耳欲聋，吓得旁边胆小的女孩捂着耳朵跑到外面去了。帐篷里瞬间升腾起一股白烟，烟雾迷蒙中，那条大麻袋伸得又直又圆。待白烟散去，师傅开始从麻袋中倒爆米花。爆米花粒粒饱满，洁白圆润。我使劲地咽了一下快要流出的口水，耐心等待着。

终于轮到我了，我把米袋交给师傅。师傅用搪瓷杯舀了半杯米倒入炒米机的大肚子里，盖紧机盖，然后“啵啵”地摇起机柄。我焦急地看着压力表，心里默念催促：快点转啊！快点转！终于，师傅放下机柄，拎起了“黑葫芦”。又是一声震彻云霄的巨响，爆米花出炉了！我迫不及待地抓起一把爆米花塞进嘴里，啊，又香又脆，芬芳满口。付了加工费，我提着爆米花布袋兴高采烈地往家跑，边跑边抓着爆米花往嘴里填。风里裹着爆米花的馨香直钻入鼻孔，好似闻到了三月桃花香。中午，母亲在炖蛋时，特地舀了半瓢爆米花放进蛋碗里。吃饭时，再往加了爆米花的炖蛋里滴上几滴麻油，顿时香气四溢，鲜嫩甘醇。我舀了一勺又一勺，一大碗被我一人吃了一大半。母亲看着我，慈爱地说：“慢点吃，明天娘还炖蛋给你吃。”

那一天，爆米花的香气弥漫了整个村庄。这个时候，连风打的旋儿都香气扑鼻。有的大人到田间劳作时也喜欢带点爆米花饿了吃。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这些孩子，一个个衣裤的口袋里装的是爆米花，手上拿的是爆米花，嘴里吃的还是爆米花。在巷子里，在小路上，在打谷场上，我们奔跑着，欢叫着，不时就朝嘴里塞上一把爆米花，甜丝丝、香喷喷的，我们跑到哪里，哪里就有一阵阵的爆米花香。

而今，当年抽打的陀螺早已不知去向，读过无数遍的连环画也早已束之高阁，我的童年已一去不复返，可爆米花的美味依旧在岁月的深处香气氤氲，让人于不经意中回眸时，总是意味无穷，心存感激。

童年是金色的，而爆米花的香甜，则让那段岁月在记忆里愈发醇厚。人生前行，唯有这无忧的时光，最是珍贵。